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42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眩晕

上午的冬阳照在五马渡,浩浩长江,流金烁银;幕府山红枫翠黛,绵延壁立。友人夫妇邀我和老妻坐“长江之恋”游轮,我们欣然上船。

友人是我的忘年交,亦是报人,尤喜文史。我说从五马渡这里登船,最能浓缩南京两千年的历史。五马南渡,一马化龙,西晋衣冠南渡是中华文明在南京得以存续的例证,东山再起、风声鹤唳等许多成语都与江边的幕府山有密切关系,就连山上的夹骡峰,也包含许多民间传奇。所以从这里出发,一水江天,遍地典故;人静岸移,文思涌动。

其实我与友人拽文时,望着渐去渐远的码头,打着旋涡的浑黄江水,思绪早穿越到五十年前。那时,我们全家下放江浦,我的童年和青春就是在这条大江上来回穿越的。我低声对老妻说,还记得当年我们下船赶长途汽车吗?老妻一捋江风吹乱的头发,说,怎能忘记!我眼前顿时出现汹涌的人群,下了中山码头,一路狂奔的场面——稍迟一迟,那尘土中呼啸而来的长途汽车,就会车门车窗上挂满挤不上的人群,绝尘而去……

长江是我一生的记忆,过江是我生活中经常的主题。游轮逆水缓缓西行,晨雾中,远远看见那座南京人最自豪的长江大桥了,友人的丈夫在电视台工作,摄影高手,急忙给我们拍照。我倚在栏杆,指着远处大桥的雾中剪影,向友人说起当年我每星期都要骑自行车过大桥的事情。那时,大桥上还没有这么多车,宽阔的桥面上,步行或拖板车都可以。哥哥姐姐在江浦插队,没有柴火,我当时十五六岁,一边要照顾瘫痪的奶奶,一边还要夹告左邻右舍,谁家有多余的煤基计划,让我。聚多了,就要送到乡下去。有时骑三轮车,有时拖板车。“最难忘的是拖板车过大桥,”我望着江雾中渐渐渐显的大桥说,“高高的上坡像翻不过去的火焰山,我没有退路,只能咬牙拼命向上冲。纤绳背紧,弓腰蹬腿,双手死死抓住车把,感觉头都要紧贴地面了,一步一步往上蹬。粗重的喘息从沸腾的胸腔里破音而出,豆大的汗珠顺着鼻尖一颗颗砸在地面上,清晰地看它摔成八瓣,也不敢松一口气,拼命向上拉,

□南京 吴晓平

## 文化祝陵

中国有不少梁祝故里,比较有名的如江苏省宜兴,山东省济宁,浙江省的宁波、上虞,河南省汝南等。每一处梁祝故里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对少男少女确实在那读过书恋过爱。各地流传的梁祝故事都是相似的,在我看来梁祝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祝小姐女扮男装爱上了小伙梁山伯。那段故事很值得推敲,祝小姐扮得再像,跟山伯兄一起同窗三年也能看出端倪,何况十八里相送时小姐还多次提醒山伯兄。看戏的人都觉得那梁兄实在太愚钝,其实那只是戏而已。如果那梁兄真是那么愚钝,祝小姐能看上他?梁祝故事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梁山伯坟墓裂开一个大口子,祝英台纵身跳入墓中,墓瞬间闭合,且不说之后的化蝶,单就坟墓一开一合就足够玄幻。

2006年宜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为“中国梁山伯祝英台之乡”,宜兴是梁祝故乡,距宜兴二十余公里之外的祝陵村就是当年的祝家村。这在清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中是有记载的:晋代祝英台殉情后墓葬于村北青龙山麓,丞相谢安闻其事,请封为“义妇”。因皇帝所封,祝英台的墓便称为“祝陵”,这祝陵村名也就由此而来。除此之外,祝陵还有许多梁祝文化符号,如:“祝英台读书处”“祝英台琴剑之冢”“宜兴观蝶节”。在众多争夺梁祝故里的地方,祝陵的史料最早也最多。梁祝文化在这里根深蒂固,宜兴用这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了这里是梁祝的故里。

祝陵村山陵相依,群峰作屏,溪河贯流,林壑幽深,山水灵气,集聚其间。绿树掩映下古朴村庄所展示的,远不只是梁祝文化,还有官德文化与封禅文化。

这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村。祝陵河东西贯穿,锦袍桥、玉带桥一东一西横跨其上。老街依河而建,店铺紧密,民居错落,风貌淳朴。玉带桥传说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关,只是传说而已,并无文献记载。文献记载与这桥有关系的是晚唐宗室后裔李贻。李贻与祝陵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曾在这里读过书,下榻的地方正是祝英台读书处碧鲜庵。小李同志先中举人,后第进士,于是他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发迹之地。后来当上节

□山东莱阳 邢德论

拉!”

老妻不愿听我过多回忆这些艰难往事,示意我讲些轻松话题。我说,对,自从有了大桥,我们过江比以前只能从中山码头过轮渡轻松多了,也快多了。记得那时火车过大桥还很神秘,车上广播:两边的旅客请关上车窗,放下窗帘,不要朝外望。“一大一小”是南京的骄傲,“大”即大桥;“小”是小红花艺术团。“当年江苏省话剧团创作演出《大桥》,八易其稿。主角就是电影明星张辉(曾在巴金《家》中饰演觉慧),是田汉的女婿。《大桥》的主题曲非常抒情,”我忍不住唱起来,“群星朝北斗,大江向东方……”

过桥啦!友人一声喊,游客纷纷走上船头甲板,当年的“小红花”们已然是一群皓首苍颜的老头儿老太,举着手机、相机啪啪拍照。只见粗大的钢梁铁轨从头顶盘旋而过,光影变幻,我顿感一阵眩晕,禁不住闭上眼睛,耳边只闻人声嘈杂……嘈杂声切换成高昂的口号,我们举着红旗在桥面上游行,庆祝第一座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起的长江大桥。前面卡车长阵看不到头,后面红旗人群见不到尾……嘈杂声再次切换,吃力的拖板车喘息声、绿皮火车轰隆隆过大桥的铁轨声、高速大巴、新能源轿车、BP机、手机……各种声音在我耳底呼啸共鸣,划时代场景在我脑海中猛烈碰撞,我不由一阵阵头晕目眩!再次仰头望上,游轮已穿桥而过,魂牵梦绕的南京长江大桥已渐去渐远。

友人叫我赶紧照上一张,留下这历史的纪念。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就像长河里一群小鱼,一团砂石,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短短几十年,让我们生于苦难的这代人,跨入现代化的幸福。记得当年父亲抱我过轮渡时,还讲他们那时向往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现在你看看,我如今手机上许多功能尚不会完全使用,各种虚拟产品、无人驾驶汽车,已经纷至沓来,让我不知如何享用了!

艳阳高照,江上雾散了,大桥像一条钢铁彩虹,横亘在摇晃的大江上,清晰而又令人眩晕……

度使的李贻不忘祝陵给自己带来的好运,上奏懿宗皇帝,请求重建善权寺得到恩准,重建了善权寺并在巨石之上刻下“碧鲜庵”以示纪念。

修桥铺路建庙堂向来是大善之举。李大人重修了善权寺后,觉得还得为祝陵村干点实事,于是就在祝陵河上建了玉带桥。对此,清人重建玉带桥碑记有“桥始于唐丞相捨带建造”的记载。唐丞相就是李贻。另外,在《善卷寺古今文录》中有玉带桥诗,诗云:玉带桥在寺门西南,唐李丞相捨带而建,故有此名。玉带山前玉带桥,造桥解带相公腰。解来要作千年计,彼一条非此一条。二者足以说明这祝陵河上的玉带桥是唐丞相捐玉带所造,而非苏东坡。之所以宣扬此桥为东坡先生捐玉带所造,我以为就是当地人觉得他的名气大,人们对他太敬重、太爱戴、太崇拜,想以苏东坡为此桥贴金而已。李贻造桥也并非想让祝陵记住他,只是他太爱祝陵,太爱这里的百姓。做官为民一定是他的初心。

写祝陵不能不写国山碑。天玺元年(公元276)孙皓面对日益没落的东吴,很想通过禅国山,重振雄风。于是派重臣到祝陵举行封禅典礼,把当时的离墨山封为国山。禅国山后,在国山顶上留下石碑。碑文洋洋洒洒,除了为孙皓歌功颂德,还描述了众多吉祥的征兆。以示孙皓将带领东吴一统天下,繁荣百代。碑文的最后是这么说的:“今众瑞毕至,四表纳贡,幽荒百蛮,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补泽,率按典繇,宜先禅礼,纪勒天命。遂于吴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以对扬乾命,广报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按说如此大吉大利的东吴小国一定会昌盛下去,只可惜孙皓禅国山立山碑后仅过五年,就被晋灭。孙皓申请做了俘虏,勉强活到了四十二岁。以至于后来欧阳修先生在《集古录·跋国山碑》中嘲讽说:“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是岁晋咸宁元年,后五年,晋遂灭吴。以皓昏虐,其国将亡,以众瑞毕出,不可胜数,后世之言禅瑞者,可以鉴矣。”孙皓禅国山告诉我们,自身不努力,靠天上掉馅饼,基本不靠谱。

文化祝陵,古韵依旧,宁静悠然。

## 闲聊牙齿

老张与我同庚,站在七十边上。同是从农村进城工作的,多年前就熟了。退休后又住在同一小区,楼挨着楼,见面多,聊天也多。近几次聊天的话题比较集中,聊的都是牙齿。

老张说他五十岁不到就开始掉牙齿了,到了六十岁牙齿几乎掉光了,他戏称自己是没齿的幼儿。我问老张,牙齿怎么掉得这么快,这么彻底?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含糊地说是遗传,因为他的父母牙齿也掉得早掉得快。我看看他,不像没牙齿的,闭嘴时,嘴型还是很饱满的。他笑笑,从嘴里取出一物,放在手心里,原来是假牙。他说假牙很麻烦,吃饭时也有过当众掉下来的尴尬。咬食食品是麻木的,少一种滋味。

老张问我,你的牙齿怎样?我每每含混以对,到了这个岁数也就那样。老张不依不饶,问,到底怎样?我不太好说,记得妈妈说过,一个人满口饭吃得,满口话说不得,不敢说自己牙好。被老张逼到墙角,只得老实交代,我的牙齿一颗没掉。

我的回答出乎老张意外,老张惊讶地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连说了两遍。

老张还是不信:“你给我看看。”我像个小孩似的张开嘴给老张看。老张边看边说,确实一个没掉。怎么会是这样?你我岁数一样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张问我。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我做的,其他人也会做。我将做法一五一十地讲给老张听。

我刷牙记不清始于哪一年,对过程还觉得很清晰。先用牙刷沾上少许食盐刷牙,食盐有去污消毒的作用;后来用牙粉刷牙,牙粉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用油纸包着,从头上开一个缝,将牙刷在牙粉上用劲擦一下,牙粉沾到了牙刷上;再后来就用牙膏了。

我不喜欢吃零食,从小如此。一日三餐刷牙,如果因为特殊原因,饭后不刷牙,就特别不舒服,直到刷牙为止。出门在外,总不忘口袋里揣着旅行用的漱具。

吃完水果必用清水漱口,不让果屑与酸甜停留在牙齿间。一般不用牙签,更不会饭后牙签不离手,吃着掏着,非但不雅观,有碍观瞻,还有损牙齿。还有人将牙签叼在嘴里,与人交流,真的不可思议。

听我这么一说,老张好久才说,你做得太细了,我太不把牙齿当回事了。炒蚕豆塞进嘴里就嘎吱嘎吱地嚼,啤酒瓶盖不用扳子,张开嘴用牙齿就扳,牙根扳得酸酸的。老张感叹:“难怪你一嘴好牙。”老张看着我,流露出懊恼的神色。

不独老张,不少人把牙齿当回事,以为牙齿很坚硬,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其实牙齿也是非常脆弱的,受一点风寒就发炎就疼痛,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一次牙齿发炎,处理不好就可能致拔牙。牙齿还是稀有之物,成年人的牙齿掉了不可能再长,掉一个少一个。而且,牙齿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咀嚼是口字旁,但用的是牙齿,没有牙齿,何谈咀嚼?食物,不加咀嚼,非但不知其味,也不利消化。养生里有一条要求就是吃饭细嚼慢咽。有人说,假牙也是牙,但毕竟是假的,怎么能与真的相比呢?

我以为,关爱牙齿,就是关爱健康,关爱生活。

老张说自己的牙齿已经无可挽回,将督促孙子保护好牙齿。

□高邮 姚正安

## 遇见

五十年的岁月悄然流逝,当大家再次相见,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在彼此心中依旧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依旧是那个怀揣梦想的少女,依旧是当年的模样。

一场由罗主任、老刘精心策划的大聚会,让多年未见的老友们欢聚一堂。

秋天,以它独特的色彩和氛围,为我们的相聚增添了一份斑斓。美丽乡村的小道上,湛蓝的天空下,阳光温柔地洒在大地上,也温暖了我们的心房。金黄的落叶,火红的枫叶,郁郁葱葱的绿地与我们这群欢快的人们交相辉映,定格成一幅幅弥足珍贵的画面。

晚宴上,大家邀约举杯,共忆那难忘的青春岁月。酒逢知己千杯少,酒过三巡话自多,兴奋之余,思绪不禁飘回五十年前。那是1974年12月的一个寒冷冬日,一百多名来自各校的初、高中毕业生,背着简单的行囊,身着朴素的衣裳,坐上大卡车,怀着憧憬与不安,一同前往农场。相识的同学在车上低声交谈,吐露彼此心声;而像我这样没有同行熟人的,则随着大卡车一路颠簸,默默前行,熟悉的城市渐行渐远,心中多了一份淡淡的惆怅。

寂静的旷野中,农场终于出现在眼前,我们卸下行李,按照分配好的名单,搬进了一间可容纳二十多人的房屋。站在屋门口,二十几张由砖头垒起搭上木条的床铺串联成U形,大通铺映入眼帘仿佛有了老东北睡大炕的感觉。这就是农场迎接我们青春岁月的第一站。

这片宁静的旷野,等待着知青们注入新的活力。开山、挖沟、植树,用双手,用锄头,创造未来。这片土地将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紧密相连,让我们因此结缘。在这段知青生活的记忆里,有劳动的艰辛,有生活的迷茫,有青春的泪水,有邻铺的悄悄话,有熄灯前的嬉笑打闹,当然也有劳动后的欢笑。在这片土地上,有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最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有人在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后渐行渐远,曾经并肩走过的那条小道上留下回忆与感慨。

不拘泥于过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幸福,这是农友晓克的精彩演讲。五十年后再相聚,是今天到场每一位农友发自肺腑的期望。在佛手湖旁的一片草坪上,“遇见你”三个醒目的大字,仿佛为我们而作。如果没有五十年前的遇见,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重逢。没有年少时的遇见,我们的青春故事便缺少了一抹色彩。

□南京 徐影